

可耐光阴似水声

——浅论晏殊《珠玉词》中的时间情结

杨凌峰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晏殊的《珠玉词》中有大量关于时间的词作,并且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表现出词人明显的世间情结。通过这种时间情结,晏殊表达了他对于人生、情感的深沉感慨和理性思考,即韶华易逝,人生易老,必须把握住眼前的美好人生,扩展人生的厚度和广度。

【关键词】晏殊;《珠玉词》;宋词;时间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2-0046-04

在北宋词坛,晏殊历来被目为开风气之先者。清人冯煦《蒿庵词话》称“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1]近代词学大家吴梅教授也认为,“宋词应以元献为首”^[2]。由此足见晏殊在宋代这个词艺大盛蔚为壮观的时代,是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在晏元献的《珠玉词》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创作始终充满着难以割舍的时间情结。作者似乎总是对时间的流逝、节序的改易格外敏感,而且对时间带来的物是人非也总是耿耿于怀。

正如近人夏敬观所言,“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辞胜,尤有过人之情。”^{[3]P609}晏殊对时间的一往情深,其中蕴含着真挚而独特的情感体验。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清楚,时间意识在《珠玉词》中有哪些具体表现。

一 敏锐的节序感受

和许多词人一样,在晏殊的词作中,对节序推移的敏锐感受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都可以从《珠玉词》中见到咏叹。其中尤以春、秋二季更为明显,比如: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浣溪沙》)^{[3]P31}

无端一夜狂风雨,暗落繁枝,蝶怨莺悲,满眼春愁说向谁。(《采桑子》)^{[3]P55}

暮春时节,烟雨迷蒙,落花点点,本来是一个让人心绪万端的时节。生性敏感的词人更是由此顿生惆怅的意绪,触景生情,让它们成为无限诗情的起点。

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回无寐。(《撼庭秋》)^{[3]P67}

露下风高,井梧宫簟生秋意。(《点绛唇》)^{[3]P42}

秋雨时至,枕簟微凉。秋意渐浓的夜晚,点点

梧桐雨敲打着或浓如酒,或淡如烟的愁情。或许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属于诗歌的季节,它轻而易举地点燃了词人一触即发的情感火焰。

残红、落叶,提醒着诗人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无形的,却让春花秋月暴露了它的行迹。在这里,暮春残红、深秋落叶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只是具有审美意义了,而是作为一个个的时间节点,见证着时间的推移。春秋二季中,生命的成长和消逝、绚烂和寂灭,显得越发触目惊心,也让人愈加关注时间的流逝。

二 残酷的今昔对比

时间的推移带来的不仅是季节的改易,更有物是人非的伤痛记忆。时间仿佛无穷无尽,没有边际,但人生却是有限的。在今昔之间的深刻矛盾中,可以体味出时间的存在和远逝:

人貌老于前岁,风月宛然无异。(《谒金门》)^{[3]P13}

金乌玉兔长飞走,争得朱颜依旧。(《秋蕊香》)^{[3]P157}

曾经的红颜,早已渐渐凋零,而自然界中春风秋月却仿佛不曾有任何改变。二者的残酷对比,将时间的锋利如刀表现得淋漓尽致。

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临江仙》)^{[3]P171}

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木兰花》)^{[3]P79}

同时光一去不回,红颜渐老相比,这里的两句来得更加沉痛。曾经的相与者,一个个离自己而去,幽壤永隔。在这里,人生的有限性在时间的无限性面前,是那样的软弱渺小,那样的苍白无力。

三 不变而变的时间点

在词人的记忆中,总会有那么一些场景,那么一些时间节点,让他在若干天、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感觉似曾相识。

收稿日期:2011-04-08

作者简介:杨凌峰(1988-),男,四川阆中人,西南大学文学院2010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高梧叶下秋光晚,珍丛化出黄金盏。还似去年时,傍栏三两枝。((《菩萨蛮》)^{[3]P156}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浣溪沙》)^{[3]P21}

但是,时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早已在斗转星移中悄然改换。今日的金菊并不真的是去年的金菊,而去年的天气也并非就是眼前的天气。一切看起来好像与去年无异,但是去年的那一天,早已被时间的脚步远远抛在了记忆的深处:

探花开,留客醉,忆得去年情味。((《更漏子》)^{[3]P36}

记得去年今日,依前黄叶秋风。((《清平乐》)^{[3]P49}

同样的情味、同样的黄叶,好像不曾改变什么,但是去年和今日,两者之间却隔着一段记忆的距离。作者始终对过去持有一以贯之的一往情深,以过去时态叙说记忆中的影像,实质上言说了今昔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四 迅疾的时间推移

晏殊的整部《珠玉词》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都在感叹时间的流逝。在这些词作中,突出了时间的动态流程,让其呈现出迅疾流动的状态。作者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渲染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之快。而这一切是作者所不能抗拒的,在没有稍许停歇的过程中,显示出突出的紧迫性和紧张感:

可耐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破阵子》)^{[3]P17}

绿树归莺,雕梁别燕,春光一去如流电。((《踏莎行》)^{[3]P109}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欢,未免盈方寸。((《蝶恋花》)^{[3]P147}

水声、流电,都具有急速流动的物态性质,以这些作喻,便赋予时间迅疾消逝的特征。而“飞”、“一瞬”,更是将时间的长度急剧压缩,急景流年仿佛在一瞬间消逝,带给人急迫的心理感受。

作者的时间情结在对时间推移的吟唱上表现得极为显著,他似乎始终难以忘记时间的脚步,无论是春末夏初还是秋光渐晚,无论是急管繁弦还是把酒独酌。在对时间的不懈关注中,渗透着作者的人生思考和生命意识。

五 有限的人生光阴和执著的长寿渴望

晏殊对人生光阴的有限性是非常敏感的,特别强调了人生易老。时光的不停流逝,在物换星移、冬去春来之间,催促人们走向苍老。人生的有限性早已预示了人的悲剧命运,人们终究难以避免走向生命终结的宿命。而这一切来得是那样的不加停留和毫无商量,这让人生有了些许悲壮的味道:

兔走鸟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清平乐》)^{[3]P47}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浣溪沙》)^{[3]P31}

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清平乐》)^{[3]P48}

而与此同时,在《珠玉词》中,有大量关于祝寿的词作。所有138首作品中,直接写到祝寿的一共26首,数量上占到18.8%,即近五分之一。而这些寿词无一例外地都写到祝愿长寿:

今朝祝寿,祝寿数,比松椿。((《拂霓裳》)^{[3]P149}

蟠桃花发一千年,祝长寿,比神仙。((《燕归梁》)^{[3]P173}

献金杯重叠祝长生,永逍遥奉道。((《连理枝》)^{[3]P176}

其实我们可以从中读到很多细腻的东西。这些寿词表达了他发自内心的对长生久视的渴望,可以说这其实是其畏死乐生心理的折射和外显。无法直接与自然规律相抗衡,就只能以这种方式作一个抗争。人生短暂和强烈的长寿渴望,构成了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让人愈发地痛楚不堪。

晏殊《珠玉词》中的时间情结的形成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来自作者对于人生的独特感受和思考。在这些对时间的咏叹之中,蕴涵着敏感的诗心和对人生的苦苦思索。从以上诸端我们可以总结出,晏殊对时间的感受,大致可以分为:

(一) 对时间不可逆性和生命有限性的悲剧性感受

“在人类历史上某些剧变的世纪里,在其时的诗歌上、哲学上或宗教文献上,会出现对‘时间’与‘存在’的不安意识。其时,我们会发现‘时间’是锐利地为人所感觉,并为最摇荡的心态所处理。”^[4]虽然晏殊所处的时代并非是“剧变的世纪”,但他依然有一种“最摇荡的心态”,并“锐利地”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与流逝。

“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3]P47},在冬去春来,四季更替之际,他敏锐地看到,这一个个时间节点串起了匆匆逝去的流年和渐渐老去的生命。在那些原本看来美丽的春华秋实之间,他却敏感地看到人的悲剧性命运,即生命有限,人生易老。很值得注意的是,晏殊在叙述时间的匆匆流逝时,经常使用极具流动感的意象。“可耐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3]P17}“绿树归莺,雕梁别燕,春光一去如流电。”^{[3]P109}“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欢,未免盈方寸。”^{[3]P147}

在晏殊的词中,时间似乎比现实中流逝得要快许多,而生命也比事实上短暂得多。“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3]P48}“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3]P31}这里的时间是心理所感受到的时间,是词人在其人生体验中对时间的主观印象,即是奥古斯丁所谓的“心理时间”。“事物过去而印象留着,我是度量现在的印象而不是度量促成印象而已经

过去的实质;我度量时间的时候,是在度量印象。”
[5]晏殊将他对时间和生命的感受——或者说印象,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充分感受到时间匆匆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这样的紧张和压迫又全然是对自然的仰观俯察中静静体悟出来,因而来得虽云淡风轻,却又格外深长和沉重。

(二) 时间对爱情、友情的无情消磨

在《珠玉词》中,作为时间流逝的直接影响,爱情和友情的消磨这一主题同样十分明显:

忆得往年同伴,沉吟无限情。(《玉堂春》)^{[3]P168}

曾与玉人临小径,共折香英泛酒卮。……人貌不应迁换,珍丛又睹芳菲菲。(《破阵子》)^{[3]P16}

晏殊曾先后有过三位夫人,据欧阳修为其所作墓志铭记载:

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员外虚舟之女,封钜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师尚书令超之女,封荣国夫人。[6]欧阳修. 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

在这些爱情经历之中,他体味了情感的甜蜜,也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楚。而这些感受,在时间的迁换中,愈是沉积,愈是显得深沉。

晏殊自十四岁被荐为神童,入仕于朝,直至六十五岁去世,半个世纪的仕途中,他经历了浮浮沉沉,见证了同僚、朋友的结识、分离和逝去。这些经历,让他在回顾时,感慨良多:

须尽醉,莫推辞,人生多别离。(《更漏子》)^{[3]P35}

人生百岁,离别易,会逢难。(《拂霓裳》)^{[3]P152}

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与君相见最伤情,一尊如旧,聊且话平生。(《临江仙》)^{[3]P171}

在时间的推移之中,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同僚门生,曾经的相与者或幽壤相隔,或漂泊远方,先后离自己而去。蓦然回首,怎么不让人触目惊心!《珠玉词》中,还有这样一句让很多人都感慨良多的名句:“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3]P79}对此,清人张宗橈曾这样感慨地说:

东坡诗“尊前点检几人非”,与此词结句同。往事关心,人生如梦。每读一过,不禁怅然。^[7]

时间如流水一样,脚步匆匆地带走了那些熟悉的面容和脉脉温情。此时生命的凋谢和情谊的飘零似乎成为主题,再次的相见却仿佛在情理之外了,怎么不让人感叹唏嘘呢?关于这一主题,众多斜阳(夕阳)的意象在其中非常值得玩味:

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清平乐》)^{[3]P51}

画阁魂消,高楼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踏莎行》)^{[3]P107}

玉钩栏下香阶畔,醉后不知斜日晚。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
《木兰花》^{[3]P79}

在这些词句中,斜阳(夕阳)的意象不只具有指示时间的意义,更为作品增添了一层薄薄的凄凉。斜阳渐沉的黄昏,让词中的环境,无论是楼台画阁还是深深庭院,都显示出一种冷寂、孤独的景象。而这些只是作者内心世界的投射,它表达出的实际是别离后的寂寞心境以及对生命的悲剧式体悟。斜阳的孤寂冷清,实际上来自作者在伊人远去,亲朋见背后对情感的伤悼。

最后,执着于生,超脱苦难。

作者对人生光阴的有限性是如此敏感,也在其中深味人生命运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因而对有生之年更加眷恋。他没有沉溺于对人生的伤悼,而是愈发见出其美丽,所以也就始终淡定地对人生怀着一种旷达的情怀。正如叶嘉莹教授所言:“独能将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叙写中,在伤春怨别之情绪内,表现出一种理性之反省及操持,在柔情锐感之中,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之理性的观照。”^{[8]P48}

晏殊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要逃离的是人世代谢之自然规律的限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只有避免在苦难的现实之中陷入对有限人生的彻底绝望,才能减少死亡的悲观意识对眼前生活的毁灭性影响。正因如此,他在《珠玉词》中一再宣称要及时行乐,尽可能地享受人生短暂光阴中的快乐:

座有嘉宾尊有桂,莫辞中日醉。(《谒金门》)^{[3]P13}

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清平乐》)^{[3]P48}

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声催。兔走乌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清平乐》)^{[3]P47}

晏殊是有意要忘记生命的苦痛,抓住可得快乐。烂醉花间,看似是颓废消极甚至是放纵无度,但实际上却是对生命的执着。他企图以这种方式,在自然规律下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这是对苦难的超越,对生命宽度的延展。

事实也证明,晏殊并不是真正的消极颓废,实际上他在政治上还是多有建树的。须知当时的栋梁之臣,如韩琦、范仲淹、富弼、孔道辅等人,都由晏殊赏识、推举而得。而当时的文学大家,如欧阳修、宋祁兄弟、韩维、张先和梅尧臣等,都得其栽培或多有唱和。为相能荐举贤才,即是良相。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出兵犯境,晏殊以枢密使掌管军事,指挥军队取得胜利,“卒能以谋臣元昊,使听约束”。^[7] 欧阳修. 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 此外,迁知宋州时,大兴学校,延聘范仲淹以教生徒。可以说,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晏殊都有所

建树。

由此可以看出,晏殊并非一个彻底的享乐主义者,也绝非一味地消极颓废。正因为了解生命的有限性,所以他要提倡执着于生,超越现实苦难。享受人生之乐是如此,建功立业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珠玉词》中的时间情结实际上蕴含着晏殊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表达着晏殊对人生、命运的独特感悟和思考,即生命有限,韶光易逝。叶嘉莹先生曾以这样一首诗来评价晏殊的词:“诗人何必命终穷,节物移人语自工。细草愁烟兰

泣露,金风叶叶坠梧桐。”^{[8]P49}晏殊总能从平静中感知喧哗和骚动,从圆满中看到不圆满,从欢乐中体验到痛楚和忧伤。词学家郑騫也说:“《珠玉词》清刚淡雅,深情内敛,非浅识所能了解。近人遂有讥为‘身处富贵,无病呻吟’者。不知同叔一生,亦曾屡遭拂逆,且兴物有情,而地位崇高,性格严峻,更易蕴成寂寞心境。故发为词章,充实真挚。安得谓之无病呻吟。文人哀乐,与生俱来,断无做几日宦即变成‘心溷溷面团团’之理。为此语讥同叔者,吾知其始终未出三家村也。”^{[3]P206}洵为的论。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冯煦.蒿庵词话[G].//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历代词话续编(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8.
- [2]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0.
- [3]张草纫.二晏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4]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M].//叶维廉等.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47.
- [5]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55.
- [6]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03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46-247.
- [7]张思岩.词林纪事[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2:74.
- [8]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9]佚名.道山清话[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934.

Time Complexes in Yan Shu's Zhuyu Ci

YANG Ling-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In Yan Shu's Zhuyu Ci, there are a lot of works about time, which are showed in different kinds of forms. Yan Shu devotes his deep sentiments and rational thinking to life through these time complexes., including that time flows and life goes away so quickly, so we have to hold the beautiful life well.

Key words: Yan Shu; Zhuyu Ci; Song Ci; Time

(责任编辑:张俊之)